



47.5
40

闯西直门

杜 来 著

87
I247.5
2240

87.48/10

智 闯 西 直 门

杜 来

中國五聯書局



B

356390

内 容 提 要

北平解放前夕，我军地下工作者马良杰奉命侦察、传递敌军城防情报。他时而扮为盲人，时而装作记者，与民众鱼水相谐，同特务斗智斗勇；官邸大院巧“算命”，古刹佛寺毙顽敌；设计谋声东击西戏鹰犬，闯三关西直门外气若虹，将情报及时送出北平，为和谈增添力量一分；且举杯欢庆古都解放。再立功保卫胜利果实；诱蛇出洞设下天罗地网，神枪响处制服铁嘴鸱鹰。

智 闯 西 直 门

杜 来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吉林市华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4.25印张 72千字

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吉林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2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622

定价：0.67元

目 录

引 子	1
第一章 奇怪的盲艺人	3
第二章 牛太太的心事	14
第三章 狼狗	28
第四章 险地脱身	51
第五章 智闯西直门	70
第六章 城门堵截	87
第七章 风云突变	105
尾 声 战斗在继续	123

引 子

平津战役正以它神奇的节奏进行着。

国民党华北“剿总”司令傅作义的办公室里灯光暗淡，嘈杂的呼叫声，不时从电报机房传进来，这给正在焦急踱步的傅作义更添了几分不安。身后那巨幅地图上，他的据点在不断地消失着。每次勾掉一个部队番号，摘下一个写着军官姓名的木牌，他都紧锁双眉，沉重地叹着气。桌上，是秘书刚刚送来的一份情报：天津失守，陈长捷被俘。

如果说，新保安和张家口的失守打破了傅作义西去绥远的希望，那么天津的丢失已切断了他南下淮海的退路。眼下，古都北平已经成了“陆上孤岛”，完全陷入了绝境。

我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，调动两个兵团，四个纵队的兵力，把北平包围得水泄不通，严严实实。西北郊外围敌人的工事和据点，已迅速被肃清，风景如画的颐和园、八大处、香山、玉泉山，得到重点保护。士气高昂的攻城演练在沙河紧张的进行着，生龙活虎般的战士们抬着云梯，爬上旧城墙，反复地演习。被八国联军焚烧的圆明园里，传出阵阵喊杀声，这是二梯队在演习市内巷战。玉泉山下，炮兵阵地上，指战员们冒着凛冽的寒风，精确计算着射击目标。他们知

道，北平是一座有着古老文化的历史名城。随着年代的推移，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文物古迹。瑰丽的古建筑群遍布其中，帝王宫苑，寺庙观宇，文人庭舍，都是历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。他们要让炮弹在敌人群里开花，而不落在文物古迹上。战马嘶鸣，军号声声，这里已经做好一切进攻准备，只等一声令下，古城头便会飘扬起鲜艳的红旗。

此刻，北平城里一片混乱。大批国民党官兵如惊弓之鸟，纷纷涌入城内。他们关闭城门到处戒严，强占大批民房，实行灯火管制。伤兵在勒索钱财，伤马在胡同里乱窜。霎时间，闹得人心惶惶，坐卧不安。到了夜晚，大街小巷静得使人毛骨悚然，狗在寒风中汪汪地叫着，显得那么凄凉惨人。阜城门内那高大的白塔象一尊呆立的罗汉，独自在那里叹息。北风吹得塔顶伞盘上的吊铃叮当乱响，传得很远很远。一点灯亮也看不见，连平时夜间挂灯卖炸丸子的挑子也不敢出来了。偶尔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几阵急促的砸门声，那不是侦缉队抓人，就是伤兵在敲买卖家儿的竹杠。胆子大点儿的人，把耳朵贴在粘满纸条的玻璃窗户上，听着外边的动静。还有的偷偷从门缝朝外看那惊慌入城的马队，一切都异常神秘和不安……

第一章 奇怪的盲艺人

“五、六白塔寺”这是北平人对白塔寺庙会的简称。每月逢五逢六，白塔寺便跟北平有名的“杂拌地”天桥一样热闹。这里是平民的娱乐场，也是四城生活日用品和四郊土产交易的集中地。从白塔寺山门进去，各式各样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，大殿前后，塔院周围卖什么的都有。按着庙会的规矩，吃的，用的，玩的，看的，都有他们固定的地盘：庙前院三层大殿两侧是日用杂货，布棚伞罩下吆喝声不绝，大至布匹估衣，小至针头线脑样样齐全；殿前平台上，有“小蜜蜂”的书场，他的《刘公案》总吸引着不少老太太们，杨树林的乐亭大鼓《呼家将》和“小蜜蜂”争夺着听众。塔院东边是武术场子，这里有吴立本的气断钢丝，蓝剑舒的智深宝铲，“二愣子”的砸石头。变戏法儿的蹲在地上敲着破锣在表演着“仙人摘豆”和“旱地拔杯”。往北走，那里是拉洋片的，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双手牵线打着锣鼓唱着，“往里边再看罗，又一片……”；穿过摆满小人书摊儿的塔前小院儿，朝西去往北一拐弯儿，嗨！这里如同开了锅一样：唱“落子”的，演“土电影”的，说相声的，摔跤的，卖空竹的，套圈儿的，捏面人的，耍猴儿的……，真是一圈儿连着一圈儿，围观者一层套一层。那艺名叫

“大妖怪”的滑稽二簧，把人逗得前仰后合。那白布围场地，绳网拦人的大棚里是“大变活人”和“人头公鸡”的杂技魔术场，大棚出入口，洋鼓洋号使劲地吹打着。至于那卖切糕的，卖茶汤的，卖灌肠的，卖羊双肠的，卖豆汁儿的，卖冰糖葫芦的，卖风筝的，卖兔爷的，卖野药的……，简直搅成一片，使人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。挤过人群，转到白塔后身儿，这里是星相占卜、拔牙、补牙的地盘。从他们的地摊穿过去，再往北走就出了白塔寺的后门，这个通向宫门口东岔的一条窄窄的小胡同里是买卖鸽子、蝈蝈儿、金鱼和鸟类的地方。胡同里总是挤满了逛庙会的人，因为从庙里出来，或从这里进去的人都喜欢先在这儿站一站，瞅一瞅。

如今，庙会不那么红火了。这倒不是因为天冷的缘故，城门关闭，四处戒严，再加上物价飞涨和不时听到城外头传来的阵阵炮声，谁还有心思赶庙会看“杂耍儿”呀？不过，那些家住城里，为求顿窝头吃的小买卖人和民间艺人们，还是到日子就来的。尤其白塔后身儿那一排卦摊儿，反而比往常更挣钱了。碰上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儿，可怜的平民百姓似乎能求上个“吉利卦”，他们的心里才多少踏实一点。

天擦黑儿了。本来人就不怎么多的庙会，现在更显得十分冷落空荡。耗了一天的各式小摊儿，都在默默地收拾东西。卖了一天力气的民间

艺人也都各自走了。“呱哒呱哒呱，嘀呱嘀呱……”，忽然，一阵清脆的竹板儿声，从西塔院儿传了过来。还在庙里“穷逛”的人，追着声音围了过去。只见一个身穿破棉袍，三十多岁的盲人站在“大妖怪”场子里在打斤斗板。他中等身材，面庞清瘦，歪着头，眯缝着眼，伸着脖子。眼皮一会儿一向上翻着，露出一对白眼珠，身后破台桌上放着他的土布褡包，油亮的“马竿儿”

〔注〕斜靠在桌前。久在江湖站，常跑庙会的人都知道，这是“拣板凳头儿”的。这“拣板凳头儿”乃是一句行话。没能力自己租场地的艺人，专等人家使完“买卖”，他拉个晚儿，挣几个钱。照往常规矩，随便“拣板凳头儿”也不是没人过问的。得经得起庙里管事人的“盘道”。问一问，你是那一枝上的人，从哪儿来的，使的是什么“买卖”。现在呢？也顾不上这个了。更何况这个“念间儿”（即指双目失明的瞎子）很有外面儿，也就不难为他了。

这盲艺人唱了几个《水浒》段子，还真引来不少观众。行家人一听，从板槽到气口都不含糊，可是等到“求钱”的时候，周围却没几个掏兜的。木桌后边有个伙计打扮的中年人认识他，这人朝前走了两步说道：“马先生，收了吧，没几个人儿啦！”

“噢，是赵师傅呀。”盲艺人扭过身子，伸出

（注：）马竿儿——盲人手里的竹棍。

右手摸到了马竿儿，“不走的都是我的知音，唱儿段儿算我谢知音，您说是不是？”说完话他摇动左手的“节子板儿”又临时现编了几句客情词儿，谢过众位之后收场了。

“吃了吗您？”盲艺人把竹板儿一边摸着往褡包里放一边问那个姓赵的中年人。

“吃了会儿啦您。来，我搀您回去。”说着话那中年人帮盲艺人将褡包放在肩上，简单收拾了一下板凳，然后拉着马竿儿朝北边儿庙后门儿慢慢走去。

“马先生，咱‘义和久’来二两去，您也暖和暖和。”“就这么着啦！今儿个我的东。”

“看您说的。能让您马先生破费吗？”“嗷，咱们这是谁跟谁呀，干吗分那么清楚哇！”“说的就是呀，您就甭跟我客气啦！”“得，那我请着啦！”两个人你言我语，刚走到庙后门，只见有个老妈子打扮的妇女朝他们走过来打着招呼说：“哟，马先生，我还寻思找不着您了呢！”

“是刘妈呀？”盲艺人侧着头说。

“可不是吗，您的耳音真好哇！”

“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有点事儿。”刘妈用眼瞟了一下马先生身边那个人接着说，“这位大哥是？”

“噢，不是外人，您说吧。”

刘妈靠近马先生耳根说：“我们太太让您今儿晚上再去一趟。”

“唉，我去。您瞧，还让您受累跑了这么一趟。”

“没什么，我也得求求您呢，那咱们就晚上见吧马先生。”说完话那刘妈转身先走了。

“晚上见，您慢走。”马先生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可他还是很客气的用话送人家。

出了白塔寺后门儿，往西不远就是宫门口东岔。

北平的胡同名字都有来历。这话确实一点儿不假。就拿这宫门口来说吧，就能给你讲段古。为什么叫宫门口呢？这是因那明朝年间，宣宗帝敕令兴建朝天宫而得名。这朝天宫于宣德八年（1433年）建成，宫内总计有十三层大殿，规模宏伟，气势非凡。远远望去，丹墙黄瓦，玉阶雕栏，真是流金滴翠，朱栋列峙。多少年来，朝天宫香火极盛，到了明成化十七年时（1481年）宪宗帝又对朝天宫重加修葺，并御制诗文立碑记事。一些诗人骚客常在这里聚会，著名的剧作家汤显祖，史学家王世贞，文学家李梦阳等人都是宫中常客。可惜的是，天启六年六月二十日（1626年7月13日）夜间，朝天宫忽遭大火，火光冲天，照得皇城西北亮如白昼，夹杂着毕毕啪啪地响声、铃声、呼喊声，好不疼人。一夜之间，十三座大殿被烧毁，绵延了近二百年的天宫巨刹竟成一片废墟！宫内道士惊慌四散，就连他们在朝天宫西边空地上的“官菜园”也被烟熏火燎，成为荒

地。这个官菜园就是后来的官园。

三百多年过去了。昔日的朝天宫已经不见踪影，它只留下一些地名和传说。从这些地名里可以想见当年朝天宫规模之大了。

也许是当年朝天宫香火极盛的缘故，从官园往南经东廊下、西廊下、宫门口，直通阜成门大街这一带十分繁华热闹。这宫门口分东岔和西岔，你别看胡同不宽，这里边什么买卖都有，可谓老北京的一个缩影。面铺、肉铺、杂货铺；纸铺、笔铺、颜料铺；鞋铺、酒铺、饽饽铺；药铺、铁铺、馒头铺；车铺、菜铺、茶叶铺；煤铺、布铺、冥衣铺；洗染铺、绒线铺、棺材铺、香炉铺、钟表铺；茶馆、饭铺、洗染行、沙锅店，豆汁儿房；剃头棚儿、馓子摊儿、砖瓦店……，把这宫门口东、西岔挤得满满当当，简直再也找不到一块空地。老辈子人说，这地方是块宝地，早年间赶上过好时候，不象如今这么不景气。城外头吃紧，货进不来，买主也不多。三天两头戒严查户口；接长不短儿地钻防空壕演习防空。物价一天三变，混顿棒子面儿窝头都不大容易了。为了不让抓兵的逮了去，连棺材铺的空棺材都藏进了人。宫内呢？成了国民党兵营，东廊下，西廊下也驻了不少。这么说吧，白塔寺东边的帝王庙怎么样呀？照样归大兵了！在刻有满汉两种文字的“官员人等至此下马”的石碑下，头戴钢盔，全副武装的宪兵比庙里的“哼哈二将”还吓人。

马先生和那位赵师傅进了“义和久”小酒铺。酒铺里没几个人，都是熟主顾。掌柜的跟他们二位都认识，所以一边打着酒一边说：“咱们可马前点儿，这就上门了。”

“您甭嘱咐，我们坐不住，”马先生摸着酒桌儿，扶着板凳坐了下来接着说，“就二两酒，一仰儿脖就下去啦！”

掌柜的过意不去地说：“不是我催您，再耗晚点儿一停电，黑灯瞎火的我就没法归找东西了。再进来几位老总，连吃带喝，抹嘴一走哇，我非赔大发了不可！不信您问赵师傅呀。”

“这话一点儿不错。”赵师傅把酒盅递到马先生手里，一边点着头一边坐在了马先生斜对面，朝屋内四周扫了一眼。

“让过众位啦！”马先生捏着小酒盅，举过脑门子冲屋里人喊了一句。邻桌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答道：“甭客气，您喝您的吧！我们还想听您聊一段呢。”

“别聊啦！”酒铺掌柜的沉不住气了，您各位非得把老总招来不成呀是怎么着？”

说来也巧，酒铺掌柜的话音刚落，一辆军用美国吉普车嘎地一声停在了酒铺门口。掌柜的当时吓了一跳，小声说：“得，还真来了不是。”说完话，他慌忙从柜台里往出走。屋里喝酒的人，有的仰着惊愕的面孔朝外看，有的站起来想走。谁也没注意那位马先生和那位赵师傅是

什么表情。这工夫，从吉普车里下来两个人，看打扮，掌柜的知道这是西四牌楼侦缉队的。这俩人歪戴着烟儿色呢子圆礼帽，一身青缎子中式棉袄棉裤，脚下扎着裤腿儿，穿一双骆驼鞍儿蓝绒棉鞋。“唰”地一声，一掀棉布门帘子走了进来喊道：“都别动！”两支手枪在他们手里晃动着，“谁是掌柜的呀？”那个站在前边的瘦小个儿问道。

“是找我呐。”掌柜的点头哈腰地走到了那人跟前，殷勤地递过去一根儿烟卷儿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您二位里边坐。”

那瘦个子斜着眼，用手枪一拨拉酒铺掌柜的手腕儿说：“把灯拉着喽！”

“唉，拉灯。”掌柜的冲傻站在里屋门口儿的小伙计喊了一声。那小伙计慌忙拉了一下灯绳。

灯着了，其实这给屋里也添不了多大亮光。小灯泡子再加上挺老大的黑色“防空罩”，不在灯底下站着也就很难看清人的模样儿。守在酒铺屋门内的那个人，从袖口里顺出一个手电筒，象探照灯一样，来回扫着屋里的人。

“掌柜的！这几个喝酒的人，你都认识吗？”那站在酒铺掌柜身边的瘦个子厉声问。

“认识，认识。”酒铺掌柜的点着头回答着。

“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？是这一溜儿的吗？”

瘦个子指着屋里的人又叮问了一句。

这酒铺掌柜的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连忙挨着个儿向那瘦个子报告说：“这个是针线胡同拉排子车的，这个是庙里卖鸽子哨儿的，这个是对过儿羊肉铺的伙计，这个是蹬三轮儿车的，这是西南口儿住的鞋铺少掌柜的，这是元宝胡同住的瓦匠刘，这个——，嗯？”掌柜的把手指到方才进来的马先生和赵师傅坐的地方，不由得一愣，两个人都不见了！桌上只留下两个空酒盅。开了多年酒铺的掌柜的深知道这年头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他把手顺势指到了空酒桌后边那靠墙摆着的小八仙桌旁坐的人，“这个是铁铺的。都是这方圆左右的老主顾，您放心，我这就上板儿了。您瞅，我这屋里照上边的命令，防空罩、水缸和沙土袋儿都早预备齐啦！”掌柜的说完话，又递过去了烟。瘦个子把烟卷闻了闻，叼在了嘴角，在屋里转了一圈儿对屋里人训斥道：“不知道是非常时期吗？以后天黑了不准出来！”他又转身对掌柜的说道，“有生人要马上报告！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“是，是。马上报告。”掌柜的点头哈腰地说。

那瘦个子刚要再说句什么，猛听得“噗”地一声，那守在酒铺屋门内的弟兄被棉门帘子差点拱了个前趴虎，手电筒也被这一拱，掉在了地上。屋里人都被这突然情景吓呆了。那两个侦缉

队的，还未醒过味儿来，就见棉布帘子一掀，风风火火进来一个人。这人，三十多岁的样子，光着头，满脸污垢，一身破棉袄棉裤，脚下一双露着脚趾头的油花花棉鞋，破棉袄没系着纽扣儿，敞着怀，腰间是一根儿草绳子，拢着破棉袄。两只露着胳膊肘的袖子上有一层又硬又亮的凝结物，这是擦嘴和擦鼻涕积留下来的。他一迈进屋门便骂道：“这门口儿是哪个臭丫头养的破汽车呀！拉爷爷逛趟天桥儿怎么样？”他这一骂不要紧，酒铺掌柜的差点没吓死过去！几位喝酒的人也都不敢言语，替这来人捏着一把汗。

“这屋里怎么这么黑呀？山西老西儿爱财如命，你丫头的舍不得花钱点灯呀！”他见屋里人没人理他，朝前走了两步又骂道，“你们丫头的看着我干什么？不认识爷爷啦！”

“咄！”地一个耳瓜子，打在了他的脸上，紧接着就听“呱啦”一声，双手被铐上了。

“他妈的！把这小子带走！”那瘦个子揪着他的脖领子一推，两个便衣，怒气冲冲出了酒铺，吉普车轰响着朝北开走了，一条大黄狗冲着汽车开去的方向狂叫个不停。

“老小爷们儿！都快回家吧！”酒铺掌柜的象在惊吓中醒了过来，一边催着主顾快走，一边示意小伙计赶紧上板儿关门。然后又叫住了那个鞋铺少掌柜的说，“你就手给黄老五送个信儿，黄傻子让侦缉队捆走啦！弄几个钱，上四牌楼领

人去吧！”

喝酒的主顾们都各自走了，酒铺掌柜的在吃晚饭的时候才想起一件事来：“庆福，你过来一下。”掌柜的把小伙计叫到跟前问：“那马先生和赵师傅是什么时候走的呀？”

伙计庆福说：“就在门口汽车响那工夫，赵师傅和马先生进了后院儿，从咱后旁门儿出去了。”

“真他妈邪性啦！这没眼的瞎子，比有眼睛的还跑得快。这年头净出怪事儿，那义盛记粮店的赵广全愣说那瞎子是他老乡。这也不是怎么档子事儿。”掌柜的把饭碗递给了伙计庆福：“给我再盛碗粥，噢，你过来。”掌柜的又不放心地说，“出去少言语，我刚才讲的别跟外人学舌，弄不好让官面儿上知道了，咱买卖做不成不说，也对不住人家赵师傅。”

“我记住了您。”伙计庆福点头答应着给掌柜的盛了一碗粥，他转身出去刷家伙去了。一边刷着家伙他一边想着刚才的事，掌柜的这人还算挺仁义的。人家赵师傅没少给他帮忙，这“义和久”酒铺和赵师傅混事的义盛记粮店就隔着一道墙，酒铺的正门儿和粮店的大铁门紧挨着，赵师傅城里就一个人，他就住在店里，赶上酒铺有什么事情，不用打招呼人家就来了。酒铺短不了打架和撒酒疯的，只要赵师傅一出头露面，准能把人镇唬住。人家百十多斤重的米包夹起来就走，